

□李广华

每到秋季,秋储是北方家庭的一件大事,葱蒜是其中的主角之一,虽是菜肴的辅料,却缺不得,清水河的葱蒜品质好,广受青睐。大葱白长绿短,汁液饱满,味道浓厚。蒜多为紫皮子,独头,不分瓣,好剥,味道那叫一个冲,能辣得你耳根子疼。

缸是个泛称,包括坛子等,人们一般称大点的坛子为缸腿子。倒也形象,既然身材没有缸高,又比坛子大,被誉为腿子也算准确。缸是腌菜用的,有大小号之分。坛子一般腌酸菜,有盖子,类似于四川腌制泡菜的玻璃罐子。缸是窑制品,胎厚釉浓,分量重于普通瓷器。清水河县烧制的缸,质量好,在民间有:南有景德镇,北有清水河的美誉。

粗制的陶器,怎么能与景德镇的青花瓷媲美呢?权当是自说自话,人们只管用,也没把这话当回事。

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老友军哥说,带你去个没去过的地方,清水河县内的古瓷窑。清水河县地处黄土高原的边缘,是在黄河几字形,横折笔画折的下半部位置,河对面是准格尔旗,下端有个水库,与山西相邻。

弯多坡陡是黄土高原的一大特征,公路两侧沟壑纵横,植被稀疏。坡虽陡,但也不算得山,少见石头山脉,也缺乏陡峭山势,以及连绵起伏的山峦。土坡起伏起伏,间有沟壑相隔,多为雨水冲切所致。黄土高原最缺的是水,年均降雨量低得可怜,可偏偏雨水的力量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,将黄土切割得游刃有余,有的地方直线下切几十米深。而雨水的下切并非像切豆腐一样的齐整,它是顺势而为,随形之作,如同跟黄土商量好了似的,避开击虚地,顺坡而下,形成毛细血管般的沟壑,再曲折迂回,终归把雨水引导到不远的黄河中去了。

清水河与陶瓷,犹如寒门出贵子,总给人稀罕的感觉。世人把陶土与火焰结合的文化,总是集中在越窑、长沙窑、定窑、龙泉窑、景德镇窑、德化窑等知名窑口,那是因为其中有几大窑盛产过皇家御用瓷,同时还产大量的外销瓷、艺术瓷,以及民间用瓷,具有悠久的历史。而翻阅《中国陶瓷史》,找不到关于清水河烧陶瓷历史的记载,只是涉及到元代陶瓷时,在一张地图的边缘,标有清水河几个字。

前些年,窑沟乡西南部的黑矾沟村附近发现了成群的明清古瓷窑,布满了沟沟坡坡,据说有20个古窑,且保存完好。后来,还被列为自治区重要考古发现之一。这个时间确实有些尴尬,从现代交通的便利和人类对传统认知的角度来看,都显得滞后了些,因为老瓷窑连片集中地一直矗立在那里,窑沟乡等地名也在暗示着什么,问问周围百姓,抑或是当地的羊信儿,都会轻而举地指点给你。

我们要找的是黑矾沟窑址群。导航加猜测,总算没怎么费力,便找到了。黄土冲刷的沟壑,像游龙摆尾似地卧于坡间,深达四五十米,一条简易的山路七弯八拐地伸向沟底。沟内荆棘丛生,草木繁茂,两岸砾石凸显,坡滩处迎风暴立着一座座石头砌的窑炉。窑炉多呈圆形,用不规则的石块垒砌而成,高的有六七米,矮的有三四米,朝南的一面多有窑门,周身开几处通风口,顶部有烟囱,指向天空,保存均完好。让人感到惊奇的是,地处塞北深沟里的瓷窑,居然和远在千里之外的越窑、景德镇窑等知名窑口的形状,考古界称作馒头窑,如此的相似。

而如今,那些著名的窑址多为考古发掘的遗址,充其量能看到埋在地里的半截窑炉,剩下的便是近年来为旅游等而恢复的,而清水河这里却完全是另一

烟云是缥缈、浸润和游移的,于山间和画纸上。

一缕雾霭,一团山岚,一片看不清的朦胧水气。对于山而言,是仙气和意境;对于人而言,是气象和气质。

所以,大山有烟云,古人画上有烟云,大禅师韵有烟云,烟云是人间万千气象和梦境的组合。

烟云可以孕育,滋润什么?或者说,哪些东西需要烟云供养?

茶,需要烟云供养。烟云能滋养一片叶子,水雾浸润,慢慢渗透。这样的一片叶子,叫新茶。脱水,炒青后如虫蜷缩,茶遇水后慢慢舒展、张开。一大片叶子起伏在山冈,水润的叶子,碧绿的叶子,清凉的叶子。茶是烟云孕育出的,是烟云之子,茶山青青,叶色碧碧,烟云在茶树间风起云涌,因势赋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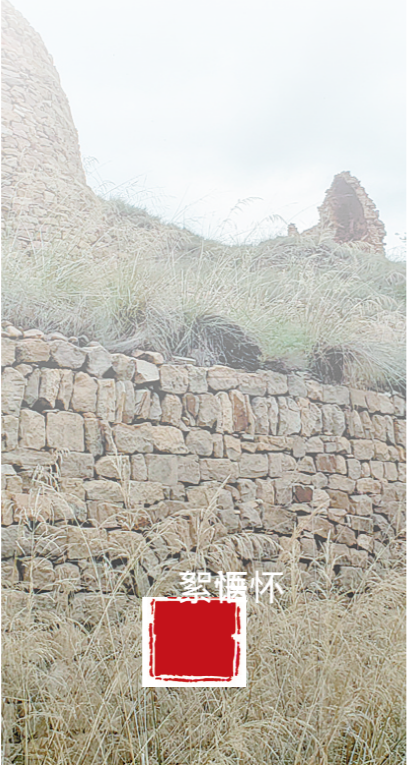
那年访雁荡,在飞泉流瀑,蔽天荫凉间徜徉,晚来住山下农家小舍。晨起从窗户往外看,天刚亮,已有茶农在梯田上采茶,四周云雾缭绕,薄雾清风。茶山寂静,似乎有云雾流动的喂喂之声。离开小镇时,回望那烟云曼妙的山坡,真想灌一瓶云雾,带下山去。

喝云雾茶时,想到云蒸雾绕的山间,一大片轻悠悠的烟云,在茶树间缭绕,风来烟云散去,风去烟云聚合,际会山间水气。

山石,需要烟云供养。烟云能滋养一尊山石,黄山石、武夷石、雁荡石,云有石相伴,石竹、石笋、石柱、石峰,显得空灵。石有烟云滋养,更水润清凉,夏天在南方的山中,我用双手在一块黄褐色的石头上抚摸,摸到一手的沁凉,一手的潮湿,细细端详手心,有一股隐隐约约的细细烟云,从手心蒸腾消失。

石上青苔,也是由烟云滋润而出。饱吸水分的青绿苔

## 古瓷窑



窑址群

黎悟怀



窑址群

窑址群。10余座窑炉,散落在缓坡上。拨开蒿草,钻进窑内,空旷的穹顶笼盖着被烟火熏黑的耐火土窑壁,地面干干净净,中间还有镂空的缝隙,是通风除灰用的,类似于我们过去用过的铁炉篦子。轻轻地触摸,那被烟火熏黑的窑壁,在蛛丝马迹中,我们寻找着窑炉的岁月留痕,更是在心灵深处与远去的窑工们作着时空对话。

他们何时点起第一炉窑火?烧制过哪些陶瓷?销往哪里?又为何弃窑而去了呢?

窑炉边见不到任何标识说明,更无人看管,只有星星点点遗留在沟底底的羊粪蛋儿,证明偶尔有羊信儿会来淘底放牧。想问问沟的名字,以及与瓷窑相关的历史,却难觅人踪。

微风中矗立着一处半坍塌的窑壁,它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往昔的沧桑岁月,虽经风吹雨打、电闪雷击,仍掩不住它曾经的辉煌。眼下,烟火熏染得黝黑的石块早已退去了火气,粘连的耐火土硬如磐石,可半个窑炉还傲然挺立着,如同一幅油画,岁月的色彩是用泥土与火焰抹出来的,而背景是湛蓝色的天空,只是不知这样的画面在这寂静的深沟中呈现了多久。

窑炉边的蒿草覆盖着堆积的黄土层,里面夹杂着不同形状、不同釉色的瓷片,白的,是定窑系,暗绿的是耀州窑系,从瓷胎和釉色看,许多应该是产自明清时期,说明在这偏僻的窑沟里曾经烧制过北方著名窑系的不同产品。

土层夹杂的瓷片,是瓷窑断代的最好佐证。

在窑沟的缓坡处有高龄土层显露,坚硬的窑土,表面与顽石别无二致,但研磨过滤后,便会任由瓷工师傅们摆弄,像孩子们的玩橡皮泥,可以制作出碗、碟、瓶、炉等器物,再辅以刻花、绘画等工序,精美的瓷器便会随之产生。难怪清水

河一带流传着这样一段说唱:黑矾沟,出黑矾,还有著名的花大盘。火罐钵钵油灯盏,花碗盘碟浆水罐。这首歌谣,把产瓷的地点、品种、花色都说得明明白白了。

距离高岭土埋藏地不远,一个整块石材的大碾盘横卧沟底,格外抢眼,石头早已风化,碾盘直径有2米左右,卧在一圈沟槽内,应该是碾压胎土用的。很难想象,当年窑工们是如何将这块矩形花岗岩运进深沟的。在碾盘边上的小坡中,我们还看到了黑黑的煤层。

至此,高岭土、煤、水,还有各种能做釉水的植物,均集中在一个沟内,这应该是烧瓷的理想之地了。

一窑窑的瓷器,展现着清水河窑口的烧制水平。从目前的发现看,清水河古瓷窑应该是长城以北地区,直接面向北方草原的少有烧瓷场所。它的优势在于,若从河北或陕西生产瓷器之地运过来,成本高,运输难,恰好,清水河的山沟沟里具备了所有烧瓷的条件,就地取材,满足长城内外市场。瓷窑又临近黄河,水路可以运到包头,甚至更西。那是个面向北方、西北,乃至于漠北的商品集散地、分产地。草原丝绸之路,重点是运输茶叶和皮张,既然以茶为主,就少不了茶具,瓷器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。

但是,根据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的观点,通向西亚、中东的丝绸之路,遗址中,少有瓷片出现,原因是陆路运送瓷器有难处,一是路途坎坷,瓷器易碎,难保完整。二是过于沉重,一峰骆驼驮不了多少,远不如驮丝绸之路,大量的瓷片均来自于港口遗址,说明多为水路运输。这样,临黄河的优势便显现了出来。

因此,草原上的牧民喝茶多用木碗、铜壶也就不难理解了,但也不是说一点瓷器也没有。我猜想,大量的清水河瓷器,销售到以包头为中心的周边地区,先是水运,再分发,运往他地,短距离可以用骆驼或车辆运输,满足百姓的生活之需。至于哪个时期用什么瓷,因时局而定,时局终归有变,流行仿佛变得更直接,从厚胎到薄胎,从白釉到黑釉,瓷窑随着流行走,所以才有不同的瓷片出现,它们的诞生,有可能是几年,几十年,甚至上百年。毫不夸张地说,清水河的瓷窑,曾经担负过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汇处广袤疆域的用瓷之责,足见其地位非凡。

但无论瓷窑的历史多久,最终停烧,被遗弃了。

一处两连窑里,摆放着一堆已烧好的虎头琉璃瓦当。捡起一片,吹去尘埃,金黄色的虎头露了出来,威严神态尽显制作的技艺。若是在古代,这应是高级别的官殿或楼宇方能使用的釉色图案,只是从成色看,为近年烧制的仿品,大概是要用到仿古建筑上吧。窑里还堆放着窑工遗弃的筛子、染料瓶、旧鞋子等,不经意间,我们在窑壁的一个小格子里,发现几个空火柴盒,上面印着“天津火柴厂”的字样。地上还发现几个空啤酒瓶子,商标保存完好,上面写着“塞北啤酒”。

我想,停烧的原因很多,但主要是因为这里以生产日用瓷为主,艺术水准不高,影响力不大。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的展品看,从未见到清水河窑的瓷器。再加上粗瓷笨陶,生产效率低下,难以抵挡其他地区的机械化生产的冲击,容易被替代。再加上地处山沟,运输困难,无法与交通便利的窑口相抗衡。这一切都加速了被淘汰过程,被遗弃就难免了。

而今,被遗弃的窑址,孤零零地分布在深沟里,寂寥无奈,这曾经有过的文明,给黄土高原带来过一抹亮色,持续几百年时间,如今,它结束了生命的维度,只以遗址的方式示人。它曾经有过的辉煌,展现在窑沟里,也埋藏在老辈人的记忆里。

烟岚,沉浸在一园子弥漫的细雨云雾中,感到神清气爽,精神了许多。

有时候,觉得自己是一株缺水的植物,需要烟云的润泽。湿润与潮湿,氛围与精神,慢慢浸透,缓缓漫过。

水墨丹青需要烟云供养。一幅画,无论是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,还是米友仁的《潇湘奇观图》,纸页上有烟云,风起云涌,水气氤氲,似乎能闻到湿漉漉,水的气息。云在山间,烟在江上,一派烟云,把宣纸上的那些树,那些房屋,那些人,保鲜了数百年。

山、水、石、树、花,需要烟云,一个画家更需要烟云。明代陈继儒《妮古录》中说:“黄大痴九十而貌如童颜,米友仁八十而神不灭,无疾而逝,盖画中烟云供养也。画中烟云,降火去燥,润肺安神,怡情养性。大师都是一些特立独行之人,有着自己的操守和才情。”

烟云供养,不仅在山间和纸上。一座村庄,也需要草木清新的烟云供养。我曾拜访水乡腹地,一座藕花深处的普通村落,硕大荷叶,浮玉剔透,花香、水香、米香。四处流动,水气氤氲。访友需坐船。最妙时,当在万绿丛中,船在动,村庄也在动,人与岸,岸与船,回望岸上,一农人,荷锄滴露,立于旷野。这样一幅现实版的“世外桃源”,人行三五里路,忽逢古村,缘溪行,有小墅农舍,一泓碧水,夹岸菜花缤纷。我喜欢这样的地方,草木叠翠,神态怡然,当然还有一份内心的烟云供养。

性情得到烟云供养的人,他的生命态度与生活方式,如烟云一样飘逸、轻盈,一派水墨写意的山水真性情。烟云供养,对应人间烟火。一个相对完美主义者,既要有烟云供养的轻盈飘逸,内在的平和坦荡,又不失人间烟火的满面尘灰,脚踏实地的脉脉温情。

□郭海燕

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,深深浅浅、层层叠叠的绿意中,两颗硕大的明珠,这就是呼伦湖和贝尔湖。两湖相隔100多公里,真的好似娇羞而不肯轻易拥抱的恋人,在彼此间划下分界线,慢慢沉淀了泥沙,渐渐褪去了激情,在茫茫的草原静静地遥遥相望,湖水荡漾之时,方能感知彼此的心跳。

驱车在呼伦贝尔西南穿行,进入新巴尔虎右旗贝尔苏木,远近闻名的贝尔湖便迎着徐徐展开面纱。已是傍晚,立于岸边,只见在天与地的交汇处,一抹深蓝直连天边,湖水仿佛是倾斜的,与天连为一体,似一位即将入睡的妙龄少女用自己的玉臂丈量天的弧度。晚风拂过,岸边被湖水滋润的青草的香气,伴着旖旎的晚霞轻洒湖面。此时此刻,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在绿意盎然的长卷上大手挥洒,指点自由奔放的哈拉哈河与乌尔逊河相结合,孕育出天地相连的神奇境地。于是,在贝尔湖边席地而坐,远眺绿野苍穹,群星璀璨,听湖水拍打岸边的声音,不疾不徐,像母亲温情的呼唤,一声声,一念念,躁动的心渐渐平静下来。

清晨,裹着睡意的微风,缓缓吹拂,牵扯着湖岸边躲藏在深绿中的蒲公英吐出小白花

□张永波

敖汉的黍和粟种了八千年,某年月某日,兴隆洼镇蒋家皮影戏班老蒋唱了一出关公戏,关羽下马进古城,浑身无力两膀疼,唱得众人声泪俱下,梳着警落子的祖母眼泪流得尤其多。

祖母说,给蒋先生蒸豆包,蒸大黄豆包!

大黄米就是黍。蒸出粘豆包来,又黄又黏。要说黄,比黄金不差分毫,要说粘,胶糯弹牙,劲道可口。

豆包蒸出来,晾上20分钟,灯光下一照,粘豆包金黄的表面映出祖母扶着榆树皮水的警落子。

祖母对着黄米豆包顾影自怜,想起几十年前披着红盖头踩着年糕也是黍蒸成的。

年糕的黄哦,映着初嫁姑娘刚绞过脸的她嫣然一笑,那是她人生中最开心、最会心的一笑。

从此,她变成张家的媳妇儿。她从舀一硬米黄开始,把很难的日子淘净,把日子里的沙石漂洗出去,把日子如豆馅儿般团进黄米面里。她拉着风匣,蒸着黄米豆包,心里跑过去一只只黍子地里的小兔子,让她不安。黄米面真难推时候,火大火小都难蒸成一锅好豆包。蒸不好一锅豆包,让东院二婶笑话也就罢了,可是,孩子们失望的眼神怎么忍受呢?

祖母嘱咐儿媳,出锅的第一个豆包敬给田地大爷,出锅的第二个豆包敬大瓜子,那是老蒋供奉的影戏之神,第三个热气腾腾的豆包才端给了老蒋。老蒋夹了一块笨油,涂在碗里,化为珍珠,在碗里浮动,映出了油灯的光。老蒋用箸夹下豆包的十分之一,蘸了笨油,塞到嘴里,喉头便发出咕咚的声响。

祖母说,唱戏是累活计,身子乏,蒋先生要多吃,吃粘干粮浑身有劲儿。

老蒋说,这粘干粮吃着真得劲儿。祖母说,这碗豆包给关公吃,关公是不是就能跨过险关呢?她始终觉得一粒米能救天下的好人。要说粟,那是干妈的标签呢。粟就是小米,干妈的小名叫小米。幼年时,我常常于午夜惊叫。干妈

的絮,齐刷刷地甩着飘逸的丝裙,顽皮地在如镜的湖面之上投下轻盈似雪的身影,向着湖中的鱼儿致敬。贝尔湖水清澈甘甜,鲤鱼、鲫鱼、鲇鱼、狗鱼等几十种鱼类在此畅游,很多来此的游客都要酣畅淋漓地吃一顿全鱼宴,几口鱼肉入口,鲜美瞬间在口腔内爆棚。

恋恋不舍地离开贝尔湖,3个多小时后,来到新巴尔虎右旗、新巴尔虎左旗之间那片草原上的湖泊,呼伦湖。

抬眼望去,浅水边盘旋着水鸟,湖岸边立着灰鹤。候鸟留恋于呼伦湖而不愿迁徙。宝地自有慧眼识,连鸟儿也不例外。它们千里迢迢而来,如情人约会般执着痴迷于呼伦湖,波光潋滟、鸟啼虫鸣,贴着湖水荡漾的脉搏,繁忙生息。这些年来,呼伦湖周边环境越来越好,很多国家级保护动物都生活其中。承载呼伦湖的恩泽,草原上的牧民也延续着对大自然本能的虔诚。在呼伦湖周边的新巴尔虎左旗、右旗的很多嘎查村落里,村民们很少外出打工,他们依湖而居,傍水而生,不失为一种逍遥自在。

草原上湖,绿水连连,水韵升腾,照出了绿水青山的芬芳,照出了大自然的馈赠,于是有感性于这里的空气、湖水,和绿色的和谐。像天一样美丽的湖,呼伦、贝尔,希望她的美丽和清澈,可以让每个人看见。

翻开我的眼皮,眯了片刻,就有了办法。月黑风高夜,干妈端了一碗小米,不多不少,与碗沿儿齐平。出了院门,走一步喊一声,走两步喊两句,不多不少,走了一百步,喊了一百声,刚好走到村中的水井边,对着水井口又连喊三声,米碗放下,米已陷下一半,干妈相信,一粒米能说服邪祟。

干妈年轻时,村里人说,丫头做的小米粥,你就放心咀嚼吧,绝不会咯了槽牙。村里人夸赞一个女人贤惠能干,就说她会做小米干饭,水放得合适,火候把控在当口,吃着舒坦。村里的妇女擅长用一碗小米饭留住别人人口

## 彼黍离离

一碗香甜的小米粥,不顺心的日子就顺着门前老哈河的水流走了。干妈当时也在村中人啧啧称赞声中出嫁了。她嫁给了蒙古族男人根敦儿,蒙汉联谊,传为佳话。根敦儿会唱会跳,呼图格沁。进屋就陪岳父吃小米饭,一口气吃了三大碗。干妈说,根敦儿,要觉得小米饭好吃,给爹来段呼图格沁吧。

根敦儿说来就来,化作白老头形状,眯眼摇头,若有所思。唱词如老哈河水汹涌而出。

唱词一:敖汉的东方有座山,有个陶人住在山间,陶人无名也无姓。

唱词二:敖汉的东方有座山,山坡上下是良田,爱吃黍糕多种黍,多种粟谷捞干饭。

唱词三:敖汉的东方有座山,山不高来也不偏,山人跟着太阳走,一走走了八千年。

翻过了努鲁尔虎山的133个山头,又涉过了老哈河的55道弯儿,跨过科尔沁沙地上128个塔拉。一个山头一个故事,一弯道儿一个说法,一个塔拉一种习惯。

数千年来,人们吃了粟米粥、黍米糕,浑身发出火一样的光芒,我常夹着半块豆包,口中吟诵:彼黍离离,彼稷之苗。行迈靡靡,中心摇摇。知我者,谓我心忧;不知我者,谓我何求。梦见山里的陶人唱道:避降嘉种,维秬维秠,维糜维芑。恒之秬秠,是获是亩。恒之糜芑,是任是负,以归肇祀。

## 心灵的家园

□胡永梅

天下最美的颜色是红色,庄严的国徽,飘扬的五星红旗,因为那是无数英雄舍弃自我,用鲜红的血液染成。

草原最美的颜色是绿色,绿色的草海,绿色的山巒,因为那是各族儿女,血脉相连的心灵家园。

走过很多地方,记忆拼成的五彩图案,总是让无根的乌兰毛都草原覆盖,总想在草原最美的时刻,带上童年时斑斓的梦幻,展开双臂,绽放笑颜,奔向草原。

裙摆沾满露珠,双靴染上花色,心和怒放的萨日朗,相依在草原。

蜿蜒的母亲河,是落在人间的飘带,牛儿摇着铃,羊儿嚼着草,马儿在奔跑,追赶着一道霞光,天边的草原,让我的心有了放飞的牧场。

## 公路在水墨画的缝隙里生长

□聂振生

车辆在花期里穿梭,烟雨里闪过红墙绿瓦的房舍,搭在花影和水声之间的公路,是乡愁舞动的绸缎。

洁白的麦花搭在农谚上,连漪一样的车影,是动人的恋情,隔着花香和思念,车影奔跑在乡愁里。

蝶翅上抖落花影,一行白鹭挂暮色,平坦宽阔的柏油道路,是架在梦乡之间的彩虹。

鸟影溅起河套黄河湿地的荷香,被镜亮的车影,装载美好的心情,一闪过的树影抖落春天,奔驰的车影,是一页温馨的家书。

煦风吹暖情话,鸟鸣隔着花香,婉约的道路,在鸟鸣和花香之间绵延,车影被温馨和幸福牵引着,划出了一道道美丽的彩虹。

平坦草原上,鸟拉特草原的柏油道路,草芽一样,在水墨的缝隙有韵律地生长。

曲线流韵的公路,婉约美丽,鸟翅上映着阴山山影,平仄的汽车声,穿过绚丽的霞光和美妙的传说。

## 乌拉山

□漠耕

远望乌拉山,柔软的河流与日光,从远古摇曳而来,悠远的天鸽与鸿雁,生息于河岸之上,光影交织,加一把,马头琴拉出的音符。

蓝天洗亮了牧人的杭哈民歌,智能农机,在油亮如绸布的黑土上,倾心彩绘出一幅幅油画,被机耕声划出了优雅斑驳的山野,阳光曼舞,静美的山野,草虫,阡陌,小村与城镇,扶贫工作队的身影,将温情化为闪闪发光的生机。

在巍峨的乌拉山下,田野抒写着天赋之美,所有的褶皱与舒展,枯萎与复活,摇动着乌梁素海的碧波。

青翠的盘音踏在湿润的乡愁之上,游历原乡的激动融进了田畴之中,绿植掩映着祖先守望的梦想,至今,勤劳人家种下的幸福图案,车辙,烟岚,落日,斜挂柳梢,余晖里,被小村的闲谈笑语吸引。

乌拉山,我的原乡,春天弹唱耕耘,夏秋高歌收获。



北国风光

